

ЗЕМНЫЕ СОКРОВИЩА

地下宝藏

[苏联] 阿·托尔斯泰 著

А.Толсто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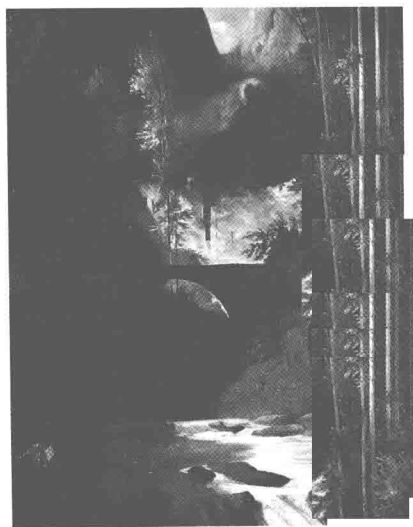
戴可可 译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地下宝藏

ЗЕМНЫЕ СОКРОВИЩА



[苏联] 阿·托尔斯泰 著

А. Толстой

戴可可 译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宝藏 / (苏) 托尔斯泰著 ; 戴可可译.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 - 7 - 81129 - 820 - 8

I. ①地… II. ①托… ②戴… III. ①长篇小说 - 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207 号

地下宝藏

DIXIA BAOZANG

[苏联] 阿·托尔斯泰 著 戴可可 译

责任编辑 王剑慧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49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20 - 8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 醒 来	1
2 和 解	12
3 造访修道院	23
4 将军夫人的决定	34
5 斯莫列科夫的浪荡生活	46
6 走投无路	59
7 第一次相见	69
8 逼 婚	79
9 巴甫琳娜的梦	91
10 买公鸡 卖燕麦	107
11 买不卖的公鸡	125
12 婚 礼	134

13	回 娘 家	143
14	爱 或 不 爱	153
15	分 手	166
16	将 军 之 死	177
17	修道院来信	190
	附 录	204
	作者、译者简介	227

1 醒 来^①

秋天的树叶簌簌作响，窗户下边的麻雀没消停地闹腾，还有略带凉意的风钻进房间，把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给吵醒了，她转了个身子，这会儿不仅想起了昨天的争吵，还有丈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后的嚷嚷：“老太婆，死老太婆。”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生气地皱了皱那昨晚就锁起的细眉毛，懊恼中把薄麻布床单给踹开了。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不用丝质的床单和小褂，想必是因为丝织物会阻断在熟睡夫妻身体间穿行的电流，还会减弱情欲。

① 1910年夏天，阿·托尔斯泰在雷瓦尔别墅区开始提笔，1911年写完，单个章节见于当年的《言语报》，全文发表在当年《野玫瑰》丛刊第14、15期上，最初命名为《两种生活》（«Две жизни»），1916年大幅修改后命名为《地下宝藏》（«Земные сокровища»），1923—1924年再度修改时定名为《怪人》（«Чудаки»）。这是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结合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性和早期艺术风格，译者认为《地下宝藏》这个名字更契合作品叙事风格和作家的创作实际，故选为中译本译名。各章小标题均为译者所加。

别看六十岁了，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可关心这个，也许，自己的情欲比年轻时候还强烈呢。

望着窗外湿漉漉的绿枝条，她想起丈夫一边砰砰关门，一边撂下那些恶狠狠的话，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反多年的习惯，一个人跑书房睡了。

“还敢猜疑到我头上了！”当时他大吼着，小胡子撅起，脸涨得通红，“可憎！可恶！哼！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一脚踢掉凳子敞开门，“去抓啊，你这老太婆，死老太婆……”

“想念妻子，那死去的妻子，”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寻思，“喜欢索菲亚，就是因为和她长得像。”

她快速翻了个身，用脚踹回了毯子。早晨凉意袭人。

“不，阿列克谢！”她喊着，“你只有我一个，不准想念任何人……噢，我的天啊！”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埋进枕头，安静了，绝望之中她的眼神干枯，她的心灵震怒。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和自己的丈夫共同生活了三十四年，这位退休将军过去是个美男子，长官、同事、女人的宠儿，一次赌博可以输掉三座庄园，风流倜傥艳遇闻名，迎娶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的时候尤其如此。

那时候的她——待字闺中的姑娘——和当地主开银行的父亲住在县城里。小城不大、荒凉，漫天的风沙、糟糕的小木屋、有时整套烧尽的房子、摇尾巴的狗、流鼻涕的小孩儿、栅栏围着的零落的小花园、嗡嗡作响的苍蝇——这就是整座城市。

苍蝇那会儿真是特别多。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的父亲——伊万·阿弗里康诺维奇甚至架了副眼镜好瞄准，拿餐巾猛拍打墙壁，数百只苍蝇就这么拍死了。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这位待嫁的姑娘整天坐在窗户边看着尘土飞扬的大街。每一次餐巾拍打都会让她直哆嗦，她就紧咬住小嘴，看对墙站着的全身被抓破的狗对着阳光眯起眼睛，或者看税务官炎热中一边吃力行走一边还在抠脸颊上的粉刺。

“我要嫁人！”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起初说得轻轻的，然后越来越大声，也越来越生气，当伊万·阿弗里康诺维奇一手抓餐巾、一手拿装满苍蝇的罐子走进房间的时候，她就吼叫着：“把我嫁出去，你这只老苍蝇，把我嫁出去！没有比这里更糟的了！”

她瘦削的身体站直了，眼睛睁得老大，眼神干枯，齐额的黑发罩着后脑勺。

有一次听到铃铛响，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就探出窗外，看到三匹灰头大马驾着豪华的四轮马车疾驰而过，一位年轻军官坐在上面，近卫军制服还歪着。

军官回头望了望惊讶的姑娘，朝她绯红的脸颊打个飞吻，马车就拐向角落，那是县城首席贵族的房子。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脸色煞白，抓住胸口，几乎失去了知觉——这样刺激着她的预感。

第二天首席贵族举办舞会，欢迎远道而来的军官——自己的侄儿、年轻丧偶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拉金。斯捷潘

尼达·伊万诺夫娜穿上唯一的蓝色薄纱连衣裙盛装出席，整个晚上从扇子后面盯着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看，他窄马裤上系金色腰带，激情地跳着玛祖卡舞。

看来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发现了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的美丽——他不止一次地张望姑娘。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干脆和她挨着坐在沙发上，掏出精巧的手帕，擦擦自己漂亮的额头。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低着眼睛，但是军官看她时如此坦率、真诚和快乐，毋庸置疑——他需要爱她，要尽快，要不费时间，不费思量。

他们坐在墙壁后面的小客厅里，听得见舞池的音乐、裙摆间的沙沙声……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任何时候都想不起来，那会儿漂亮的军官跟她说了什么，自己又回答了什么……他那双灰色的凸出的眼睛看着她，肆无忌惮，又脉脉含情。

一股健康的男性的气息充塞了她的鼻孔，似乎在慢慢地指引，她的红唇一点点向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凑近——只猛地亲一口，声音不大。

虽然没有任何人往客厅的门里看一眼，但大约五分钟之后每个人都知道了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接吻”的细节。

首席贵族夫人希望消除可疑的印象，吩咐跳俄罗斯舞，自己也扎着头巾跳起来，而且她的整个胸部跳动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不得不腾一只手在上边扶着。首席贵族在官员塔拉康诺夫一旁敲着扑克牌，扯开嗓门叫：“喂，小心啦侄儿！”这做父亲的伊万·

阿弗里康诺维奇站在吧台附近的冷盘桌边，只拿根小管擤着鼻子，凄苦地看着两个酩酊大醉的官员，没拿定主意是否要和欺负人的家伙理论。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所有人声称：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么决斗，要么结婚，只要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愿意，自己绝不后悔，适当的时候还会再次亲吻。

伊万·阿弗里康诺维奇，这位父亲听到外来军官准备亲吻的时候开始大声叫唤，鼻子动了动，与其说像一个另外的什么人，不如说像一根黄瓜，他看到美男子布拉金蓝色的制服嘟哝起来：“要知道我多爱我的小甜心，这可怜的孤儿，请您和她结婚吧，先生！”

过了很久大家才想到，伊万·阿弗里康诺维奇喝了很多的果子酱酒，大家就把他弄到花园小凉亭躺下。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努力使自己不去在意女主人和夫人们，坐在客厅里，笔直苍白如一支蜡烛，她的眼睛也似一支燃烧的蜡烛，以至于看一眼都可怕。当知道布拉金没有拒绝婚事，她就站起身出了屋子，头颅高昂，双唇紧闭。一星期后举行婚礼，大宴全城。

就这样，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结束了忧郁的少女时代的岁月，换之以一种全新的、充满情欲、奢华和痛苦的生活。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嫉妒丈夫和所有人的交往，但最嫉妒的还是他回忆第一任妻子，而要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起那个第一任，拿她们二者比较，似乎逗乐现任夫人的时候，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心里才会舒坦一些。

但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怎么也想不起第一任妻子的名字，甚至吵架，当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煞白着脸，牙齿颤个不停，大喊大叫着“你爱她，你想她……去找她好了……”的时候，他也只是耸耸肩，若有所思地摸摸褐色的胡子。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的嫉妒心理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有丝毫的磨损，反而“融入性格”之中。每天夜里她都会突然开始感到，那个维拉，就是刚刚还在她与阿列克谢之间的维拉，不见其人，不闻其声，却躺在自己床上和丈夫干着那事……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急匆匆把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叫醒，当他又沉入梦乡说着胡话还拿毯子把头蒙住的时候，她就紧紧贴着他，贴上全部的灼热的嫉妒、情欲和恶毒。

日子平静下来，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相当满意，在家穿着绣花布鞋，还可以抽烟管，但没多久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就发高烧，一会儿想着丈夫的战功，一会儿想着尽快缩减开销——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赌得挺大——她的思维总会转到一个原点：这会儿丈夫又不知在什么地方了——这就是说……她立刻放下手头的编织活儿，开始盘根究底，提出各种刁钻尖刻的问题，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非常窘迫，糊涂起来只好承认确实对某个瓦连卡献过一点点殷勤。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丢掉手头的编织活儿，两手往上用力一抓就失去知觉了。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不止一次救过丈夫，阿列克谢·阿

列克谢耶维奇有时去省城，一般在路上就会发信，信里写满了对爱情的坚贞和忠诚。

有一次他走了却没有回音，都三天了。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不接待任何客人，把前来通报的仆人赶走，像只野猫似的日日夜夜在房间里走个不停。她想象上帝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难以忍受的折磨啊。

第四天夜里来了电报：“输掉四万卢布，决斗，阿列克谢。”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平静地吩咐仆人给自己穿好衣服，取出珠宝，这些全都是银质的，然后去了当铺。

在那里当了两万五千卢布。在贵族银行再次典当图拉的庄园得了五千卢布，这还是跟里面的经理熟。还有一万的缺口。谁可以借呢？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害怕传扬出去。等她筋疲力尽的时候这一天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

傍晚时分，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披上大衣，走到镜子前照了照，犀利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好，不错。”

四轮马车已经在大门等候，不一会儿就拉着她在湿漉漉的街道上飞驰，她这是去加加林大街，那里住着飞黄腾达的年轻外交官拉季谢夫。他总是毫不掩饰地讨好美丽的布拉金夫人。

不经通报就直接进了拉季谢夫的书房，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锁上门，默默地脱下貂皮大衣，香肩袒露。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与拉季谢夫在书房里发生的一切。同样的四轮马车载着和这新增的一万卢布向车站疾驰，第二天早上她得从这里乘火车去省城。

她立刻就找到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住宿的旅馆。旅馆的伙计们惊讶极了，只见这位身穿舞会礼服的夫人攥着皮质手提包，疯子似的在走廊上奔跑。

一个伙计关门挡住了她，但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拿手提包一晃就进来了。地毯上、沙发上、圈椅里，横七竖八的都是脚，军官们正酣睡着，酒瓶和纸牌胡乱地散了一地，房间里烟雾弥漫，一片灰蓝。扫视一遍睡着的人们，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很快发现了床上的丈夫，他睡得很沉，还攥着绣有卢布图案的茨冈手帕。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一把扯出手帕，狠狠踩上几脚，然后拿着装满钱的手提包使劲敲打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脸颊，但也许还是过于高兴（或者感到自己多多少少不够纯洁），以至于没法长时间兴师问罪了。

土耳其战争爆发后，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调到作战部队，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也随夫出征。

行军中她住帐篷，为丈夫缝补衣服。她常辱骂一个勤务兵，这勤务兵如此害怕老爷夫人，以至于她一问起什么就不自然地呜噜呜噜了。她还会给丈夫军事上的建议，有一次甚至自己开枪射杀了一个土耳其人，结果那人是个随军小贩。

当吹号兵吹响清早起床的哨声时，她在帐篷里生下了一个小姑娘，但是孩子连三天都没有活过。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产后的第十天又骑马转战多瑙河……

战争结束了，这对于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可是件幸福的事儿，他很快就走马上任新的职位，斯捷潘尼达·伊万诺

夫娜也获准同行。但这时候的她头发已经开始发白，身体也干枯了，尽管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看着健硕快活的丈夫身边总有漂亮女人黏着，她却比以前更加痛苦。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原本获得了将军职位，但突然受到一个轻微的打击，不得不退休赋闲。这样，他就和妻子搬到一个小山村——第聂伯河边的世袭领地格尼洛比亚蒂。

在那里，好容易从琐碎的忙碌中安下心来，他就恢复了和一些朋友的通信，其中包括第一任妻子的兄弟——伊利亚·列昂季耶维奇·列皮耶夫，对于朋友充满忧伤的来信，他总喜欢以关于生活与基督之爱的冗长的抽象的议论作答。

读了许多这样的书信，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决定满足列皮耶夫的心愿，邀请他的女儿索涅奇卡夏天来格尼洛比亚蒂做客，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这个索涅奇卡的教父呢。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可清楚地记得，这个索涅奇卡是谁的侄女，但没有特别吵闹就同意她的到来只是因为，她的思维被一些新鲜的不寻常的事儿给占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儿她暂时还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事儿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还是在回小山村之前从一个瑞典老头那里听来的（那老头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位在瓦立德施特列姆出生的瑞典祖母的远房亲戚），现在，她一有空就深思熟虑起一个计划，她有责任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声名载入历史。

但是要完成这个不寻常的计划必须花上很多钱，布拉金家的

经济状况已经入不敷出，格尼洛比亚蒂一年的收入是五千卢布，加上退休金，勉强够一家人生活。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下定决心寻宝。

每逢春汛时节，在被河水冲刷的峭壁和小岛上总能发现远古时代的珍宝——那是很久以前瓦兰人^①、扎波罗热人^②、海达马克人^③、波兰贵族、布拉维茨人^④埋下的——所有那些宝贝都埋在第聂伯河岸。这些珍宝的故事，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是从格尼洛比亚蒂邻近的一家修道院修女那里听来的。修女们一本正经地什么也不知道，但有一天她们中的一个突然宣称，不久前修道院院长获得了一张古代乌克兰盖特曼^⑤统领马赛巴的藏宝图，为了登上小俄罗斯的王位他埋藏了这批珍宝，除此之外还埋藏了瑞典国王溃逃时丢掉的王冠。

修女们无不指天发誓，表示这些千真万确。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本打算去拜访修道院院长，但索涅奇卡的到来就使她的时间和精力转到了丈夫和这姑娘身上了，这姑娘的样子多像死去的维拉啊。

昨天她和丈夫吵架了，不是第一次，但是将军夫人感到特别

① 古罗斯对北欧诺曼人的称呼。

② 16—18 世纪乌克兰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人。

③ 18 世纪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反抗波兰地主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④ 古代乌克兰等地的掌权者，有圆锥形权标。

⑤ 16 世纪末乌克兰哥萨克军队中公选出的首领、17—18 世纪乌克兰的统治者。

痛心，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整个一早上回顾自己生命中这所有的长长的痛苦，只差没咽气了。

2 和 解

“我的天！多重的负担啊！哼，阿列克谢，所有的，你干的所有这一切——简直忘恩负义！你太残忍了！”

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坐在床上，拿毯子遮住膝盖，把包发帽整了整，就摇铃使唤侍女了。

侍女柳芭进来了，端着一杯巧克力饮料，还有银质托盘的小炉子。窗户边鸟笼子里的鹦鹉开口大叫：

“柳波奇卡！”

柳芭微微笑着，把托盘放在小床头桌上，走向鸟笼，手指头伸进金属条做成的笼子，鹦鹉那绿色的小脑袋立刻就与她厮磨起来。

“放下鹦鹉，”将军夫人发话了，生气地打量着年轻的侍女，“将军起床了吗？……”

“将军大人已经朝这边过来了，”柳芭微微笑着回答，脸蛋儿红扑扑的，“小姐早就到餐厅了。”

“把镜子拿过来，还有毛绒粉扑，快点儿！”

镜子是椭圆形的，镜框是青铜做的，柳芭把它立起来后就走到床边，两膝支撑着，这样是好让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把手